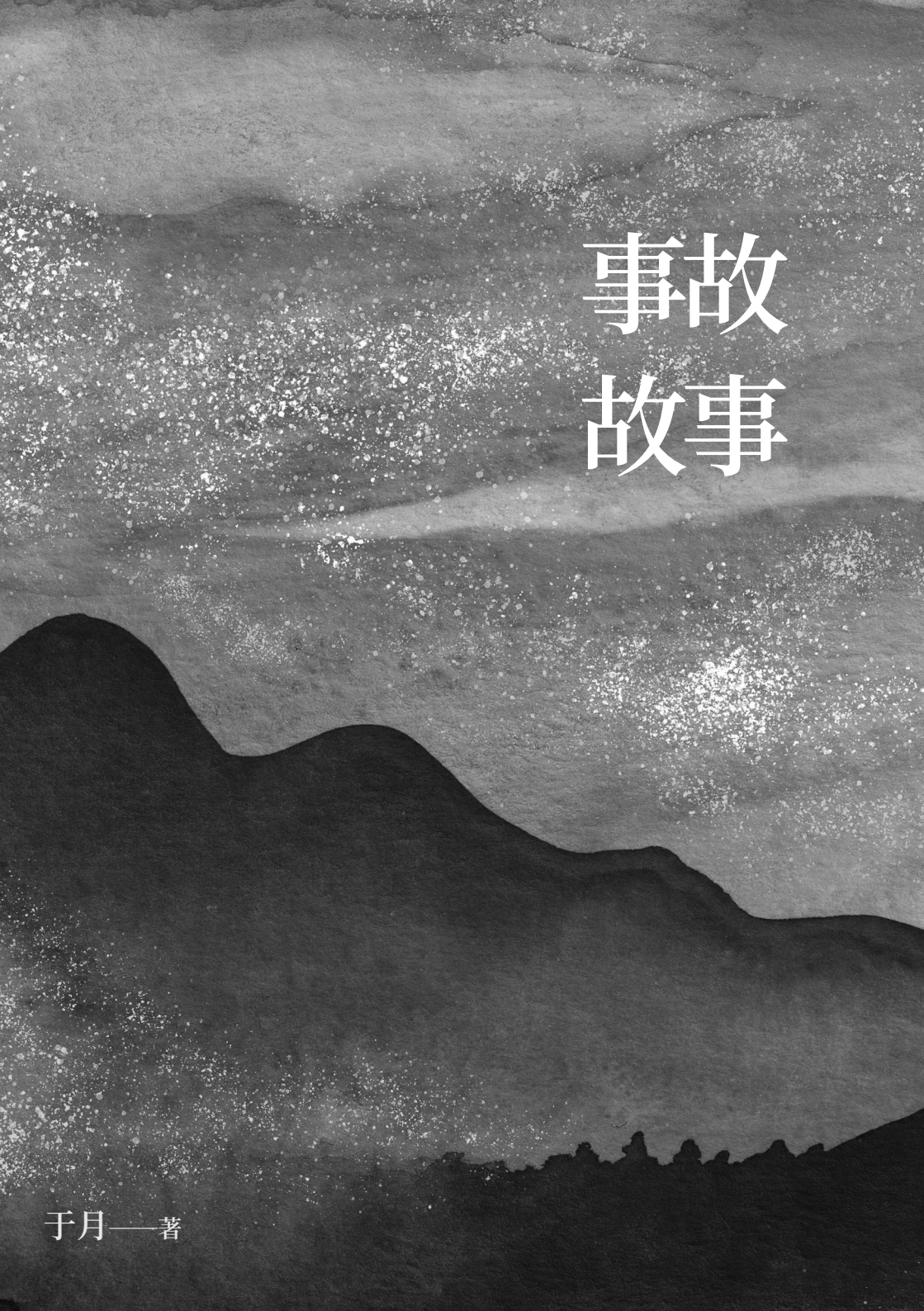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is a dark, textured surface, possibly a book cover or a piece of art. It features a silhouette of a mountain range in the lower half, with a jagged, dark peak. The upper half is a lighter, mottled grey with a fine, starry texture, suggesting a night sky or a nebula. The overall tone is somber and atmospheric.

事故 故事

于月——著

逮捕



2021年7月20日

清晨八點，一如往常的早上，我還沉浸在夢境中，連眼睛都還沒睜開，五個陌生人已經毫無預警地闖進了我的租屋處。他們動作迅速，沒有多說一句話，瞬間便將我團團包圍。我還處在半夢半醒之間，一時之間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，只覺得眼前的場景荒謬又詭異——怎麼會有人突然出現在我的房間？這些人是誰？是小偷？是仇家？還是搞錯對象？

直到其中一位看起來像是領頭的男子，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刑警證件，冷冷地對我出示了一眼，那一刻我才終於明白——事情大條了。

他們一開始只是例行性地詢問我一些基本資料，像是在核對身份，彷彿還保有一絲可能是「找錯人了」的懸念。然而當他們確認我正是他們要找的對象後，毫不猶豫地沒收了我的手機與筆電。我連早餐都還沒來得及吃，就這樣被押上警車，送往一個我做夢也沒想過自己會用如此方式前往的地方。

抵達某地警局後，我被帶進一間讓我想起電影裡審訊場景的小房間。室內空空蕩蕩，只有一張俗稱「老虎凳」的木椅子。我被要求坐下，冰冷的椅面傳來的寒意讓我腦中一陣清醒。那一瞬間，我才開始意識到，也許不是哪裡出了點小問題，而是，我真的出事了。

接下來是一連串關於案情的提問與應答，氣氛壓抑、氣息沉重。我試圖保持冷靜，但越說越覺得自己彷彿置身一場早已安排好的戲劇，卻完全不記得自己什麼時候參與過劇本的撰寫。審訊結束後，我環顧四周，只見牆上貼著所謂「權利與義務」的文字，字跡整齊，條文清晰，但那一刻我卻深刻感受到，它們存在的價值只是爲了貼在牆上，而非真正保障被抓的人。

那天晚上，我被暫時安置在警局的拘留室過夜。空間不大，約莫四平方米，只有一

張鋪著薄墊的單人床與一座蹲式馬桶。當下我還覺得這裡的環境相當簡陋，甚至有些無法適應。諷刺的是，我怎麼也想不到，這張床竟會是接下來三年十個月裡，我睡過最「舒服」的地方。

2021年7月21日

原以為睡一覺醒來，一切會不一樣；原以為昨天的經歷只是個荒唐的夢；原以為這不過是一場誤會，很快就能說清楚然後回家。然而，清晨的第一道鐵門聲響，徹底打碎了我的幻想。

一早便開始進行一連串程序：個人訊息的錄入，包括拍照、指紋、聲紋與動態模擬，全套流程標準而冷漠，像是在處理一件無生命的物品。隨後，我被帶往醫院進行全身檢查，全程戴著手銬，沿路經過人來人往的街道，迎面而來的是無數異樣的眼光。路人用一種複雜又本能的目光看著我，有驚訝、有警惕，也有鄙視，彷彿我是什麼極度危險的生物。他們退避三舍，如同見鬼，那份羞辱與難堪，至今仍深刻烙印在我心中，難以抹去。

檢查結束後，我被送往當地看守所。當我站在那座高大冰冷的鐵門前，終於意識到，這件事已經不再是誤會，整個局面完全超出了我的想像與掌控。看守所的大廳裡，程序一項接著一項進行。我的所有隨身物品被徹底搜查、收走，衣服被要求全數脫下，換上那套俗稱「號服」的天藍色制服。那是一件背心與長褲的組合，胸前印著一串數字，代表的不再是名字，而是一個身分代號。

穿上號服的那一刻，我彷彿被剝奪了某種屬於「人」的基本身分，取而代之的是「在押人犯」四個字的冷硬標籤。

接著，數名警員帶領我穿過一道又一道沉重的鐵門。每經過一扇門，就像是人生的某一道關口被關上，再也無法回頭。我們走過陰暗潮濕的走廊，空氣中混雜著鐵鏽與消毒水的味道，每一腳步聲都顯得格外沉重。那是一段通往另一個世界的走道，也是一條我從未想像過的人生轉折點。

最終，我停在代號「601 號房」的鐵門前。門還未打開，我就知道，我的人生，已正式被劃分為「進去之前」與「進去之後」。

看守所



37天——逮捕令

2021年7月22日

看守所的空間，大約四十平方公尺，被分成內外兩區。內區佔了將近三十平米，外區僅十平米，但那十平米卻承載著所有生活的基本需求——洗漱、洗澡、曬衣、接水，全靠那幾個水龍頭與水桶維繫著一群人的日常。

四周是冷冰冰的鋼筋水泥，硬挺地把我們封進一個灰色的世界。床位上下鋪分明：上鋪是水泥面上鋪了一層薄木板，寬一米八五，長達十六米，下鋪則是紅磚地面。牆角有一個蹲式不鏽鋼馬桶，孤零零地佇立在那，不分晝夜地接受著無盡的羞辱與氣味。馬

桶旁有一個水龍頭，是唯一能接自來水的地方。牆上一排整齊挖出的儲物洞，一共十六個，像極了蜂巢，每個人把自己僅存的私人物品收納其中，彷彿這一切還保有一點「自己的」東西。

外面的區域是生命維持所倚賴的地方。三個水龍頭接的是生活用水，下面擺著兩個儲水用的大桶，洗澡、洗衣、洗臉刷牙，全靠它們。一旁還有一個蹲式馬桶，馬桶邊是一個用來蓄水沖洗的水池。還有一個固定只有70度的熱水龍頭，這就是我們所有飲水的來源。兩道鐵門，一道通往號房外，一道連接內外空間；每天早上六點準時打開，晚上六點準時上鎖。那道門上開著一個小洞，用來傳遞文件或物資，門的存在彷彿把「人」切割成了兩個世界。

而整個外頭的上方，是密密麻麻井字形交錯的鐵欄杆，曬衣服全靠它，也只剩它還能「接觸」外界。唯一能看見外面的方法，是抬頭望天，一小塊天空彷彿井口，這種情境只能用一句話形容：井底之蛙，還要自嘲地笑著活下去。

我是在昨天晚上被送進號房的。一踏進門，迎面而來的是幾張陰沉兇狠的臉，他們像狼群一樣上來圍問，審視著我這個新來者。他們問我是從哪來的？當我說出「臺灣」

兩個字時，四周一片寂靜，接著爆出一陣不懷好意的笑聲。顯然，他們對兩岸那點說不清、道不明的情結不陌生，只是沒想到會真的見到一個臺灣人。接下來的「入門儀式」是被迫大聲報數，從一數到三十，像個小丑般在號房中央展示自己。幸好不久後又進來一個新人，才讓這場小型羞辱結束。

晚上十點睡覺時，全號房擠滿了三十四個人，密密麻麻地躺直，一個接著一個，手臂緊貼著手臂，翻身都翻不了。那一刻我彷彿成了被養在豬圈裡的牲畜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房內悶熱，空氣中混雜著體味、汗味、腳臭、馬桶的餘氣，一層層壓在胸口。怕晚上發生意外，還要輪流值班，一班兩人，一前一後站著守夜，每班兩小時，四個班輪到清晨六點。因為我是新人，第一晚是不用值班。但躺在那床水泥或紅磚鋪成的世界裡，哪裡睡得著？腦中盡是瘋狂的疑問：「為什麼我會在這裡？家人知道我出事了嗎？工作上的事誰去處理？」我想每一個剛被抓進來的人，第一晚都會這樣吧？

生活用品由看守所統一發放：一隻牙膏、一支指套式牙刷、一塊肥皂、一捲衛生紙、一條毛巾和一個塑膠杯。發一次之後就要靠自己購買，每個月購買一次。

早上六點，號房廣播準時響起，像軍營裡的哨音，毫無溫度。十分鐘後鐵門打開，

所有人魚貫而出，去外頭洗漱。七點吃早餐：兩個乾巴巴的饅頭，一包豆漿。天天如此，一年四季從不更改。

八點後開始打坐，盤腿坐在硬木板上背誦《弟子規》和看守所的規則條文。十點半進行基本隊列訓練，讓我們像機械人一樣踏步、立正、稍息。十一點午餐時間，最營養的一餐是每周一的「黃豆肉片」，實際上肉片薄得像紙，只有兩三片，其餘是油水全無的煮蔬菜：大黃瓜、蘿蔔、南瓜、黑木耳、白菜、高麗菜……每天輪著來，但都一樣乏味如噩夢。

十一點五十分躺下睡午覺，睡到兩點，又繼續打坐，然後再一次隊列訓練直到傍晚。五點吃晚餐：一碗稀粥，五口見底，配一點鹹菜和一顆水煮蛋。五點半洗澡，但新人什麼都不懂，就連怎麼洗澡都要人教。水不多，每人三盆：一盆潤身、抹肥皂，剩下兩盆沖乾淨就結束。洗完感覺跟吃完稀粥一樣，有跟沒有差不多，卻又不能沒有。

晚上七點，新聞聯播開始，所有人必須坐正觀看，那是制度給你唯一的「外界接觸」。看完新聞聯播是自由時間，電視播放固定頻道，想看就看，不想看就聊天，但一切都要在規矩內。九點半以後才能躺下，結束一天像複印機般重複的人生。